

“我們犯了一個錯，直到現在我們才意識到這一點...我們以為棘狀蛋白是一個很好的標靶抗原（target antigen），我們完全沒發覺棘狀蛋白是一種毒素，是一種致病性蛋白。

所以，我們實際上是在無意間把毒素注射進了每個施打疫苗的人體內。”

（《疫苗科學家：“我們犯了一個錯”》 [Vaccine scientist: 'We've made a big mistake'] ）

藏在血液裡的殺手：棘狀蛋白

By Mike Whitney

“打從開始，新冠疫情就是一樁企圖危害人類健康與生命的陰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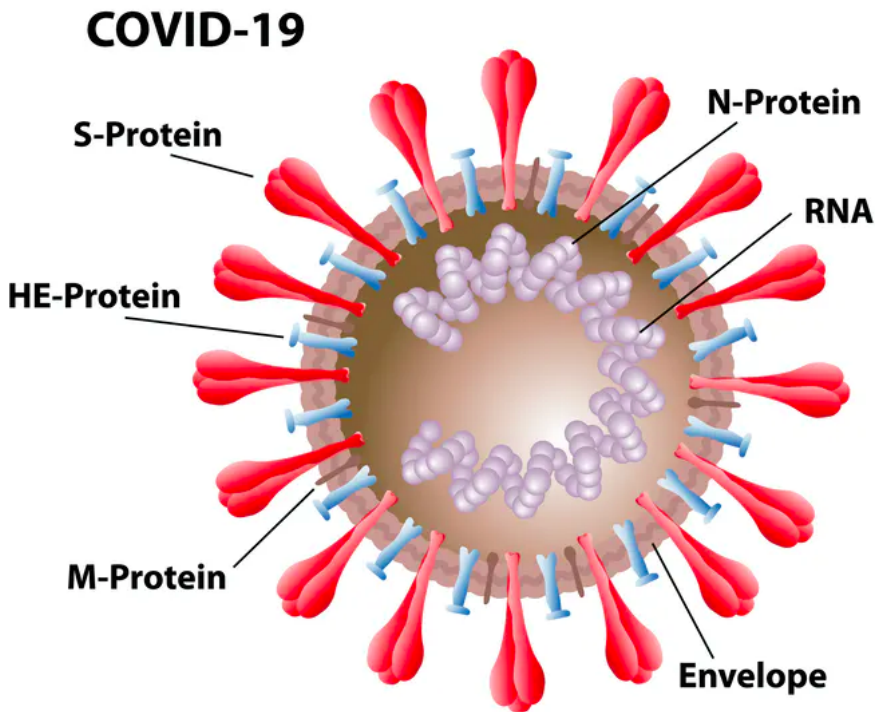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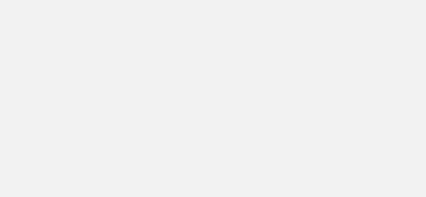
這場疫情不只是為了謀財害命，同時它也是政府試圖將其專制權力凌駕於人民之上的藉口。

我們應該對那些打壓真正有療效的療法、鼓吹注射致命疫苗的人提起大規模的法律訴訟，把他們一網打盡。”

——保羅·羅伯茨（Paul Craig Roberts），雷根時期財政副部長

棘狀蛋白（Spike Protein）是一種“高度危險”的跨膜融合蛋白，也是構成新冠病毒的成分之一。“棘狀蛋白在穿透宿主的細胞並引發感染這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且，棘狀蛋白還會破壞血管內皮中的細胞，從而*導致血栓、出血、嚴重炎症甚至致死。

*1ding：God forbid!! 剛收到朋友消息，她阿姨打了疫苗，第二天腦溢血死了。不知道是否與疫苗有關，但這是個很讓人擔心的“巧合”。



僅僅用“危險”來形容棘狀蛋白都還太過輕描淡寫，它基本上完全可以被當作是一種**潛在的致命病原體**看待，這東西至今已經奪走了數萬人的性命。

既然如此，為什麼那些疫苗製造商卻偏偏要選擇以棘狀蛋白來作為誘導人體內的免疫反應發生的抗原呢？〔mRNA疫苗的原理就是**不斷在人體內製造棘狀蛋白形成免疫反應**——譯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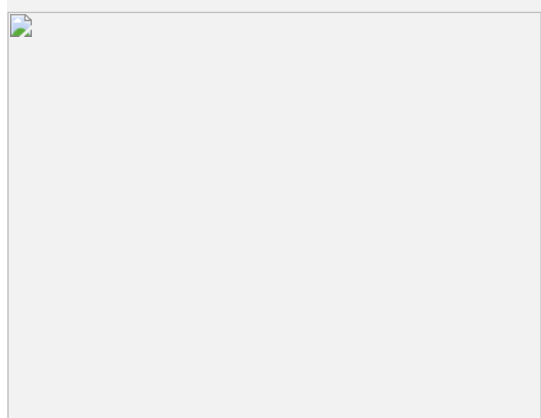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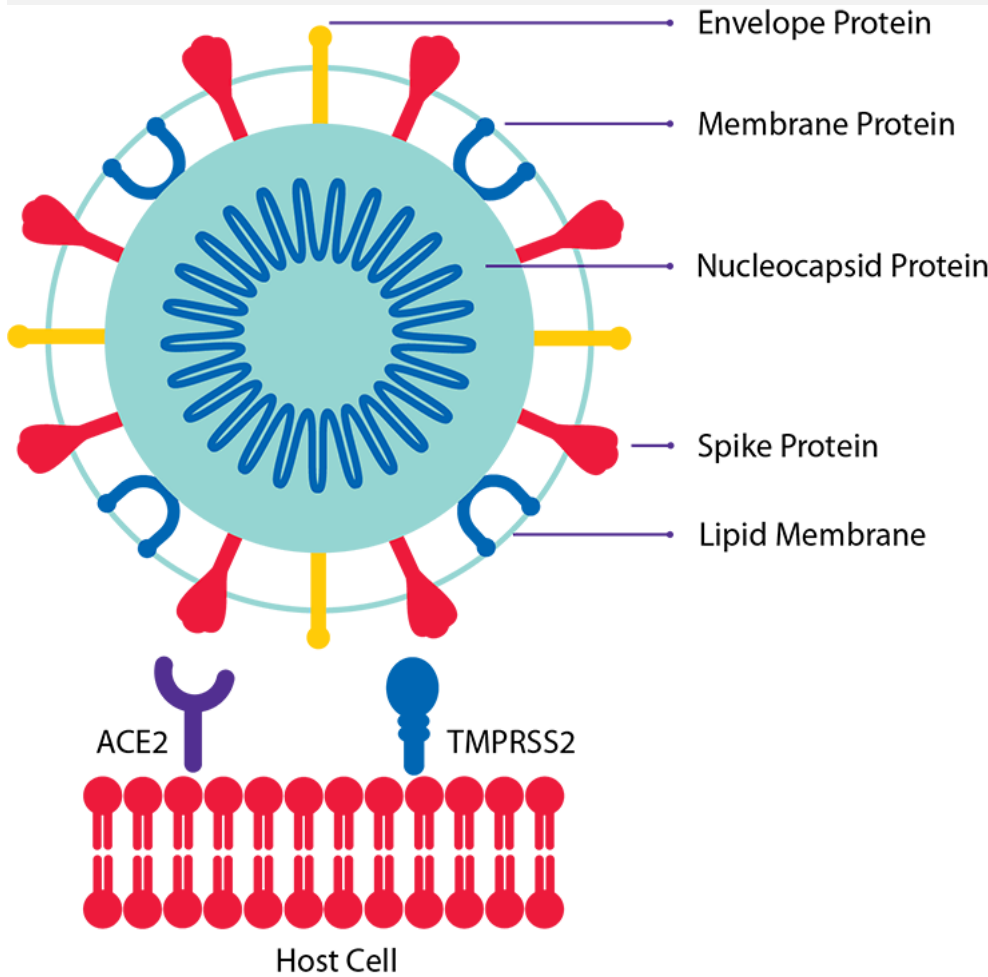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非常令人尷尬的問題，畢竟，所有的研究都已經告訴我們，棘狀蛋白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毒藥。

下面引用的是索爾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對棘狀蛋白的發現：

“研究人員已經證實了這種蛋白可以如何傷害細胞，這一點確定了新冠病毒實際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血管疾病...病毒會從細胞層面對血管系統（又被稱為微血管）起破壞和攻擊...其他研究冠狀病毒的科學家一直以來都懷疑棘狀蛋白可能有破壞血管內皮細胞的作用，但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清楚觀察到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單單是棘狀蛋白的存在就足以引起疾病，甚至讓組織樣本中的肺動脈壁細胞產生了炎症。

研究團隊隨後在實驗室中成功複製了這一過程，他們讓健康的內皮細胞（其負責形成動脈）接觸棘狀蛋白，結果顯示棘狀蛋白會通過與ACE2受體的結合（也就是俗稱的新冠病毒），來對這些細胞產生損害。

就算去除了病毒本身的複製能力，它仍會對血管細胞造成嚴重的破壞，就是因為**它具有與ACE2受體結合的能力，這就是我們現在俗稱的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是一種血管疾病：冠狀病毒的刺突蛋白在細胞層面上對血管系統的攻擊情形》

〔COVID-19 Is a Vascular Disease: Coronavirus’ Spike Protein Attacks Vascular System on a Cellular Level〕

還記得當初川普建議大家可以注射漂白水來治療新冠病毒時，是如何笑掉大家大牙的嗎？結果現在這些疫苗廠商所做的又有什麼不同？

答案是還真的沒有什麼不同，不管這些疫苗能提供多少保護力，與它們對個人**健康和身體構成的威脅**相比都根本不值一提。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剛才那段引述的作者還提到了**棘狀蛋白可以在病毒被移除的情況下，被單獨保留下來？**

按照文章作者的說法，即使這種被單獨抽離出來的**棘狀蛋白也仍然具有“顯著的破壞力”，包括“血栓、出血和嚴重的炎症”。**

換言之，就算沒有病毒，光是棘狀蛋白也足夠致命。

現在再來看看（安大略省圭爾夫大學的病毒免疫學家）拜倫·布里德博士（Dr. Byram Bridle）是怎麼說的：

“我們犯了一個錯，直到現在我們才意識到這一點...我們以為棘狀蛋白是一個很好的標靶抗原（target antigen），我們完全沒發覺棘狀蛋白本身就是一種致病性蛋白。所以，我們實際上是在無意間把毒素注射進了每個施打疫苗的人體內。”

引用《疫苗科學家：“我們犯了一個**大錯**”》〔Vaccine scientist: ‘We’ve made a big mistake’〕

疫苗研究人員承認“大錯”，稱刺突蛋白是危險的“毒素”

請花幾分鐘認真想一想。事實上，這就是過去十五個月以來一直缺少的那塊最關鍵的拼圖。正如**呼吸道疾病的假象掩蓋了新冠病毒之所以具殺傷性的真正白**），關於接種疫苗鋪天蓋地的宣傳也掩蓋了一個令人難堪的事實，那就是疫苗實際上會釋放出一種“足以引起疾病”的物質。

這就是致病性（pathogenic）字面上的意思。棘狀蛋白是一種致病毒素，任何接種疫苗的人都會因為它而面臨**難以估計的危險**。這難道還不夠清楚嗎？

 **免疫學家和疫苗研究員 拜倫·布里德爾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布里德本人就是一位疫苗研究人員，去年政府撥給了他大約二十三萬美元來研發新冠疫苗**。他是真的懂科學，在斟酌用字上也十分謹慎。布里德說“致病性”不是刻意要嚇唬大家，但這就是疫苗釋放的蛋白質會在血液中產生的結果。它們會對血管的內皮細胞造成嚴重的傷害，引起病變甚至致**刺突蛋白到最後已無所不在**

我們繼續引用上面那篇採訪的更多內容：

“眾所周知，問題不只出在這種最初源自於蝙蝠的病毒獲得了感染人類細胞的能力，而且還在於它會釋放一種被稱為棘狀蛋白的質素。**大部分新冠疫苗的原理是將病毒蛋白注入我們體內的細胞製造出相同的蛋白質，以便產生抗體來在對抗將來實際的病毒影響**。有證據表明，疫苗確實在有些人身上達到了這樣的效果。”

但有一個問題，曾在去年獲得加拿大政府撥款二十三萬美元來開發新冠疫苗的研究人員拜倫·布里德博士最近卻出面表示，**疫苗製造的棘狀蛋白並不會只（肩部肌肉）開始局部作用，而是會進入血液、順著血液循環被帶往身體中的其它許多部位。**

根據先前沒有公開的在動物身上拍攝的X光成像顯示，**棘狀蛋白到最後已幾乎無所不在**，它會進入腎上腺、心臟、肝臟、腎臟、肺、卵巢、胰腺、腦下垂體、唾液腺、腸、脊髓、脾臟、胃部、睪丸、胸腺和子宮。

棘狀蛋白的數量很少，一般幾天後就會消失。問題就在這裡，**這種機制是否與接種疫苗不久後出現的數千起死亡和傷病案例有關**，是否到最後它反而在了一了與染疫完全相同的長久影響？ ”

這是最重要的問題，這些疫苗究竟會**對人體造成怎樣的長久影響？**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刺突蛋白變成無限期存在的不定時炸彈

“據**1**些研究人員表示，疫苗**對健康群體的風險**可能遠大於實際的病毒。

特別是對年輕人而言，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本來已足以處理病毒。

相比之下，疫苗的運作機制卻會**保護棘狀蛋白不被人體立即消滅**，否則它也無法促進免疫反應。”

來劃重點：疫苗的運作機制卻會保護棘狀蛋白不被人體立即消滅，否則它也無法促進免疫反應。

這意味著什麼？這是不是說明，假如將來出現了另一種病毒，或是如果免疫系統因為什麼原因而出問題的時候，這些由疫苗所製造的棘狀蛋白就可能會變成的不定時炸彈？

就像是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它會永遠懸吊在那些接種過疫苗的人頭上，直到他們嚥下最後一口氣為止？

疫苗實際上是一種生物武器

很不巧這就是朱蒂·米科維茨博士（Dr. Judy Mikovits）的看法。

米科維茨博士認為新冠疫苗實際上是一種生物武器，它會破壞你的先天免疫力，使你變得更容易患上**衰弱性疾病（debilitating illness）**甚至還有過早死亡。她懷疑很多人恐怕會在接種後撐不了太久、迅速出現狀況死去。與其說它會讓你受苦一輩子，她說：**不如說它會在五年內就賞你痛快。**”



Judy Mikovits. PhD
Doctor –jailed, fined and broke for speaking out against vaccine dangers.

朱迪·米科維茨博士是一名醫生，她因公開反對疫苗危險而被*判入獄、罰款和財務破產

*洛克菲勒家族通過建立和資助醫療協會接管了西方醫學，這是有據可查的歷史。這些協會壓制傳統的自然醫學，轉而支持石油和化學醫學。

由於西方醫學在結構上長期以來都由「外科醫生將軍」領導的軍事組織，因此很容易通過控制其指揮結構來增設**這一系統 - 這就是世衛組織、各種醫學協會和外科醫生**等。任何對指揮結構持異議的醫生都會被吊銷醫療「執照」，並失去獲得豐厚薪金。

朱蒂·米科維茨博士的採訪內容：

COVID-19疫苗能夠以多種不同方式造成損害。令人不安的是，當涉及到先天性，和適應性免疫系統失調，以及激活潛伏病毒時，所有這些疫苗不同的傷生協同效應

COVID-19最嚴重的症狀是由 **SARS-CoV-2 刺突蛋白**引起的，這正是以基因為底的COVID疫苗指示身體製造的東西

雖然天然刺突蛋白很糟糕，但您的身體在對疫苗的反應中產生的刺突蛋白，甚至更糟，因為合成RNA已被操縱，以**產生非常強大且非自然的刺突蛋白**
刺突蛋白本身是有毒的，並具有誘導血管、心臟和神經系統損傷的能力

COVID-19 疫苗禁用了 I 型乾擾素通路，這解釋了為什麼在疫苗接種後患者報告皰疹和帶狀皰疹感染

引用《**新冠疫苗可能危害你健康的多種方式**》〔The Many Ways in Which COVID Vaccines May Harm Your Health〕

可能嗎？未來幾年裡，見證這些實驗性疫苗導致死亡人數激增

我們當然希望這種事情不會成真，但由於目前還沒有任何長遠的數據，所以說什麼都不準。就像是一場大型猜謎遊戲，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遲遲不願接種一。

現在繼續引述布里德的話：

“我個人一直都很支持疫苗，但是...接下來我要講的故事可能會有點嚇人。這是最前沿的科學。

過去幾天裡我們已經掌握了一些關鍵的科學問題，它們解答了最後的疑惑，所以現在我們已經明白了——而且我自己也有和其他國際友人合作——**為什麼會發生這些問題。**

其中一個癥結就在於，一旦進入循環系統，**心血管系統出現的各種狀況幾乎都與棘狀蛋白脫不了關係**。事實上，假如你將棘狀蛋白注射到研究動物的血液先對**心血管系統大肆破壞**一番，然後穿過血腦屏障進一步對大腦造成傷害。

乍聽起來這似乎沒什麼好擔心，因為我們是往肩部肌肉的地方注射疫苗。直到目前為止，人們都相信這些疫苗的行為模式會與過去所有**傳統疫苗**如出一轍到除了注射部位之外的其它任何地方，所以它們**只會留在我們的肩膀上**。然後其中一些蛋白會**進入局部引流淋巴結**，好啟動免疫反應。

然而——前沿科學難以預料的地方就出在這裡——多虧日本監管機構提供的數據，我和幾位國際合作者現在能夠仔細觀察**具體的生物分佈**（biodistribution）

這是我們科學家第一次能夠了解mRNA疫苗在接種後到底會何去何從；換句話說，它會不會如同過往的假設**一直留在肩部肌肉呢？如果要快速回答的話，會。**

這確實很令人不安~**棘狀蛋白會進入血液，並在接種後幾天內經由血液循環遍及全身。**”

Pfizer Knew 輝瑞早就知道了

目前已經有數不輕的疫苗死亡與其它傷病案例(一年病例超過過去20年疫苗致死傷案例),可以證明這個理論究竟有多麼“偏離事實”,想必這些證據在這一只會變得**越來越多**。

還有：
“研究表明，棘狀蛋白也許會出現在**大腦、卵巢和脾臟等非預期部位**，這可能會導致免疫系統開始攻擊損傷的器官和組織，而這也增加了對疫苗會不會留**後遺症**的擔憂。”

所以，**這東西會無處不在。只要血液流到哪裡，棘狀蛋白就會跟著跑到哪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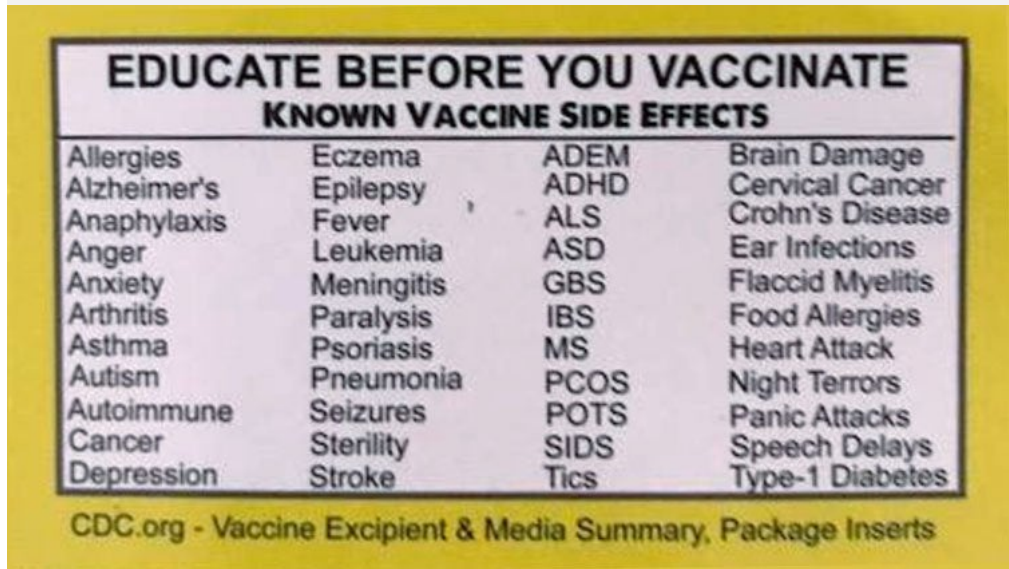
年輕女性真的想讓她們的卵巢充滿這些致命的蛋白嗎？你說，這會不會對受孕和分娩產生影響？

老實說，真相恐怕還比我們想像得要可怕，因為：

“根據研究，棘狀蛋白也能夠進入睪丸細胞，並且可能影響雄性生殖功能...”

除此之外，新冠病毒的遺傳密碼中含有的成分“很有可能”會造成疫苗的**1**些蛋白被錯誤地折疊變成**朊病毒**（就是這種病毒引發了20世紀80年代的狂牛症）的傷害甚大，也會**增加罹患阿茲海默症和帕金森氏症等疾病的風險...**”

引用《新冠疫苗：恐怕還欠缺更多研究》〔Covid vaccines: Concerns that make more research essential〕



CDC官網甩鍋問責, 聲明疫苗副作用警告, 但大大低估了韭菜人的勇氣! 無知者無畏, 誠然

我們希望每個讀者都能清楚認識到，為什麼疫苗這麼**危險的真正原因**，這是一個不開玩笑的**生死攸關**的問題。布里德自己都坦言：

“我們早就知道棘狀蛋白有致病性...畢竟它本身就是一種毒素。如果它進入血液循環，那1**定會對我們的身體造成傷害。**

現在，我們握有明確的證據表明.. 疫苗，再加上棘狀蛋白，都會進入血液循環。”

一旦發生這種情況，棘狀蛋白就會與**血小板受體和血管內細胞發生結合**。這就是為什麼疫苗反而會引起**血栓和出血**。

“當然，作為心血管系統的一部分，**心臟**也不可能平安無事。”布里德說。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有人出現心臟問題，而且這種蛋白甚至可以穿過血腦屏障，造成**神經損傷**...總之，我們犯了一個錯，直到現在我們才意識到這一點...**在無意間把毒素注射進了每個施打疫苗的人體內。**”

這只是“一個差錯”

“一個差錯？”他還敢說! 世紀"輕描淡寫"大獎不頒給他要頒給誰?

最後讓我們來總結一下吧：

這些疫苗根本就不是疫苗；它們實際上是一種棘狀蛋白傳遞工具。

遺憾的是，現在已經有一億四千萬人美國人接種了疫苗，所以我們最好要做好看見**血栓、出血、自身免疫性疾病、腦栓塞、中風以及心臟病**等各種疾病的升的心理準備。

可以說，我們如今所面對的是一場史無前例的人類浩劫。

還什麼能比新冠疫苗更危險呢？

〔延伸閱讀〕

流行病學家都心知肚明 <https://rumble.com/vh8vz9-bombshell-nobel-laureate-reveals-that-covid-vaccine-is-creating-variants.html>

2008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呂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

“（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是一個天大的錯誤，不是嗎？這是一個科學上的錯誤，也是醫學上的錯誤。甚至說這是一個**無法挽回的大錯也不為過**。時間會證明因為正是疫苗在刺激病毒不斷變異。

新的變異病毒是疫苗接種的產物與結果。你在每個國家都可以看見同樣的情況：**疫苗接種率的曲線後面，總是會伴隨跟著上升的死亡曲線。**

我正在密切研究這個問題。我找來了一些在**接種疫苗後才染疫**的病人到我的研究所裡進行實驗。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他們正在**創造對疫苗有抵抗力的變異病毒**。

他們選擇沉默...很多人其實都知道，流行病學家都心知肚明。

這就是俗稱的**抗體依賴性增強（ADE）**，意思就是**"抗體的產生反而有利於病毒感染"**。因為這時抗體會附著在病毒上，這樣後者就有了受體、有了抗性巨噬細胞身上看見這一點。 ”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exclusive-former-pfizer-vp-aflids-entirely-possible-this-used-massive-scale-depopulation>

他們如此堅持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前輝瑞副總裁兼首席科學官麥可·耶頓博士，former Pfizer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Science Officer Dr. Mike Yeadon

以下是輝瑞前任副總裁兼首席科學官麥可·耶頓博士^{Žēuā Ēāīðēz}發表的聲明^Ũ

"毫無疑問，我們正在目睹的是前所未有的邪惡，與超乎想像危險的疫苗。我很清楚這是對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犯下的全球危害人類罪。(I'm well aware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being perpetrated against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我感到非常恐懼，但**恐懼沒有阻止我向多組有能力的律師提供專家證詞**，例如加拿大的 Rocco Galati 和德國的 Reiner Fuellmich。

"我絕對肯定，絲毫不懷疑，我們面臨著邪惡（我在40年的研究生涯中從未做出過這樣的決定）和危險產品。"

英國當局一意孤行，想要盡可能將所有國民都納入“疫苗”接種的範圍，這是完全瘋狂的舉動，因為即使這些疫苗確實沒問題，也只有那些真的屬於高風險接種疫苗的必要。

至於其他人，那些身體狀況良好、年紀在六十歲以下，或者也許稍大一點的人，他們根本就不需要擔心病毒。要這麼大一群人接種一種在技術上完全沒有可能會在幾個月**產生不必要的有害影響的疫苗**，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

我可以如此肯定，而且我也確信那些疫苗提倡者自己也明白這一點，那我們就必須問，

他們如此堅持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雖然稱不上是十足把握，但我自己還是有一些猜測，**發國難財只是其中之一**，而且這個動機也未必真的那麼有說服力，因為只要把疫苗的單價調高一倍，一半的人施打，照樣也能賺得鉢盆滿盈。這沒問題。**所以肯定還有別的動機。**

想想看，他們想要的是為**全體國民**施打疫苗，那意味著**未成年的兒童和出生不久的嬰兒**最後也會成為接種的對象，這在我看來是非常**令人切齒的邪惡行為**。這麼做沒有任何醫學上的合理性。

就我所知，這些**疫苗只會在接種者體內產生棘狀蛋白**，這種蛋白本身就具有**生物毒性**，並且可能會在一些人身上造成實質的傷害（比如，刺激**凝血反應**或〔complement system〕）。

我1定要強調，那些並**不屬於**病毒高風險族群的人**絕不該**接種疫苗、平白無故冒上完全**沒必要**的風險。 ”

簡直就是全球定時炸彈：確認疫苗造成抗體依賴增強ADE的確實傷害

"一名八十六歲、一度採檢陰性且**接種過疫苗**的男子死後的屍檢報告顯示，他全身的幾乎**每一處器官都殘留有病毒的RNA**，這表明疫苗在觸發免疫反應的真的阻止病毒進入身體裡的那些器官...

今天早上，我們與紐澤西州一家醫院的一位傳染病學家進行了討論，我們把驗屍報告寄給他過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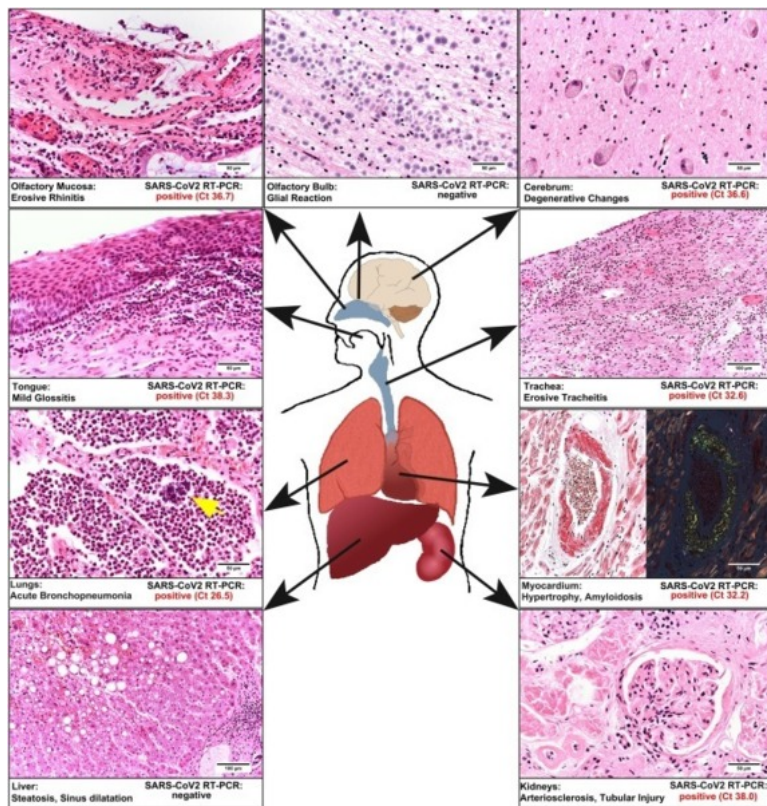
一會過後，他回電給我們，從語氣聽得出來明顯是受到了動搖。

他特別請求我們：‘不要公佈我的名字，不然我一定會被醫院解僱。’

然後他告訴我們：

‘屍檢結果確實顯示...**那些棘狀蛋白與身體各個部位的AEC2受體發生了結合。**

mRNA注射物**本來應該只留在施打部位**，可是事實看來並非如此。 mRNA疫苗製造的**棘狀蛋白擴散到了各個器官**，而且我們現在可以確認這些棘狀蛋白**確實**傷害。



完整的驗屍報告發佈在 [ScienceDirect.com](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此處](#))

更糟糕的是，儘管（死者）已接種疫苗，卻還是在他全身的器官中發現了病毒的**RNA**，這就說明：

（1）**疫苗根本不起作用**

或是

（2）**病毒透過疫苗獲得了*抗體依賴性增強反應，意味著病毒將會以更快的速度在接種疫苗人群中傳播。**

***俗稱的抗體依賴性增強（ADE），意思就是"抗體的產生反有利於病毒感染"。因為這時抗體會附著在病毒上，這樣後者就有了受體、有了抗性，我們可身上看見這一點。"**

這簡直就是一顆**全球定時炸彈**。"

資深產科醫生確認疫苗副作用驚人 受害案例接近20年疫苗的總和



題圖：美國前線醫生中的證婦產科醫生科爾博士

美國前線醫生（America's Front Line Doctors）中的醫務主任警告說，拒絕接種疫苗的人也會受到威脅。因為，接種了**尚未得到FDA正式批准**的疫苗中的**穗狀蛋白**。

這位認證婦產科醫生（OBGYN）和醫務主任科爾博士（Dr. Shelley Cole）在接受《[閨道器專家](#)》獨家採訪時解釋說，"當接種疫苗者身邊的未接種人群**常出血的時候**，我們就開始關注了。我們發現，未接種疫苗的人，月經會被打亂，或有大血塊通過，或大量出血，或早產，甚至流產。接種疫苗的婦女，期紊亂、出血、流產和死胎，這樣的案例有好幾千。"

科爾已行醫**30多年**，在過去一年中治療了**800多名**中共病毒患者，她告訴記者，這些令人震驚的副作用歸因於疫苗中能夠傳播的穗狀蛋白受體(spike protein)受體附著在胎盤和子宮上，和人類的**讓胎盤粘在子宮壁上的蛋白質，有相似之處**。

如果人類的身體中產生了攻擊這種穗狀蛋白受體的抗體，人類把胎盤中保持在子宮壁上的蛋白也會受到攻擊，**流產和出血就會發生**。

她舉例說，"有一個女人告訴我，她剛剛觸摸了某人的手臂，當然我們不能百分之百確定她是否從這個人那裡得到了穗狀蛋白，但是她確實有摩擦手臂並抓傷自己，**後她就開始出血了**。她已經**25年**沒有來月經了，但現在她在流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未接種疫苗的人，面臨著來自接種疫苗者帶來的更大的風險。"

除了穗狀蛋白的不利影響，mRNA疫苗還改變了身體根據RNA產生和使用各種蛋白質的方式，可能阻礙身體**產生抗原和誘導免疫反應的自然能力**。

科爾指出，"與此同時，**醫生們遵守政府的指導方針，向公眾隱瞞疫苗的副作用和死亡的真相**。"

我們知道的是，有更多的嚴重不良反應，有更多的住院治療，與這種疫苗有關的死亡人數比過去**15年**所有疫苗的總和還要多，我們很快就要***超越20年**

*最新的數據顯示，到目前為止2021年疫苗致死傷病例已經超越過去20年疫苗致死傷案例的總數（鄙人正在尋找數據圖表中..稍安）

..找到了一個~ 還CDC自己的數據+CDC鏈接的政府數據庫!

2021年不到5個月內，美國的疫苗相關死亡人數比過去整個十年都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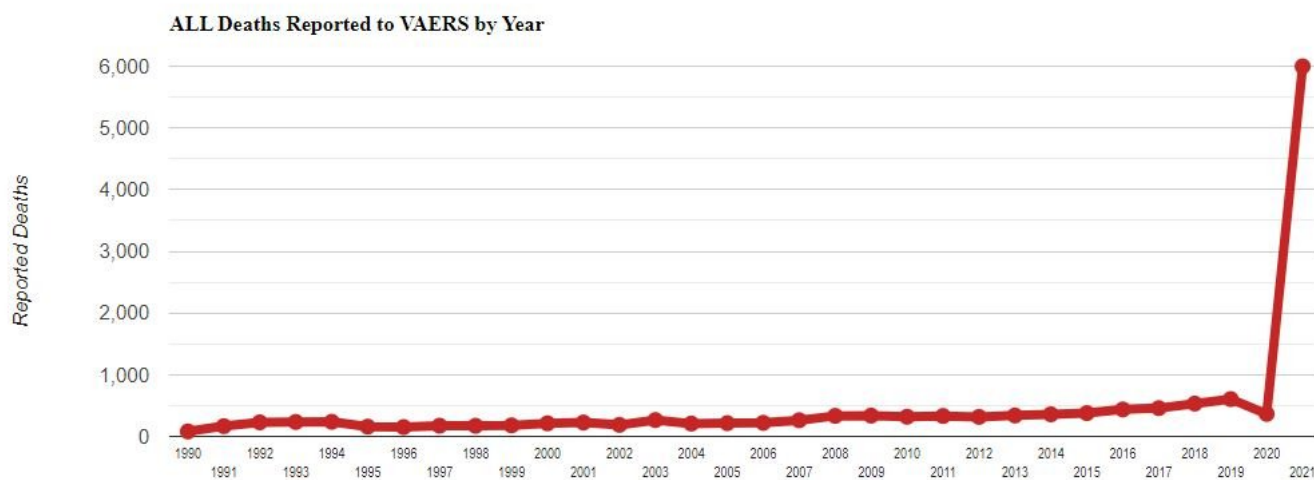
今年與疫苗相關的死亡人數絕對飆升。根據 CDC 自己的數據，2021 年前 3 個月，VAERS 網站在美國記錄了 1,750 多人死於疫苗。

這個數字現在是 5,997。

在不到 5 個月的時間裡，2021 年美國與疫苗相關的死亡人數比過去整個十年都多。

疫苗不良事件報告系統 (VAERS) 政府的數據庫包含有關使用美國許可的疫苗進行免疫接種後，未經證實的不良事件（疾病、健康問題和/或症狀）報告的

Reported Deaths post COVID Vaccine: Total 5,888



根據USAFacts的數據，截至目前，大約53%的美國人口，即1.75億人，已經接受了至少一劑疫苗接種。

而45%的人口，即1.46億人，已經完全接種疫苗。



[接種者會被治療以減低疫苗造成的身體傷害](#)

[向注射到體內的藥劑喊停](#)